

人类活动退出 生态持续修复

成都,给熊猫“不打扰的温柔”

近日,一则视频影像冲上热搜: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大邑片区,一只成年大熊猫坐在镜头前安静地吃着竹叶,一个小时后才悠闲地离开。第二天,距离此地5公里左右的红外监测相机也拍摄到一只成年大熊猫路过的身影。画面中,还有两只黑熊,在镜头前不停地打闹、嬉戏玩耍。

对这些镜头前的景象,管护站的工作人员早已习以为常。随着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成都市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也进入了新阶段。今年以来,成都为大熊猫修复栖息地5万亩,人类活动退出山林,在水电站、矿场、猎枪消失的同时,更多的保护措施来了,更多山林里的“主人”回来了,生物多样性也更加丰富。

实施生态保护修复手段 珍稀动物回来了

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来回踱步的雪豹、成群的扭角羚……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崇州管护总站,副站长王磊翻动着电脑中红外相机传回的珍贵画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距离成都城区这么近的地方有雪豹。”王磊有些兴奋,“这可是在食物链顶端的动物!”

根据红外相机的记录,去年10月30日和12月6日,在同一区域内,多次拍摄到雪豹活动画面。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只雪豹多次巡视自己的领地,在镜头前嗅闻地面,时间长达两分钟。今年1月16日凌晨3时30分,一只雪豹再次出现在镜头前,它步伐敏捷,优雅地从镜头前经过。

王磊介绍,对于雪豹,要有充足食物比如岩羊,还要极少受到外界干扰,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它的存在可以体现整个



红外相机镜头下的猴群

片区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实际上,“进来”的不仅是物种多样性,还有背后一系列生态修复保护手段。

“拿我们总站来讲,不仅实施生态工程、保护设施建设,还要兼顾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以及对进入保护区域的驴友等进行劝阻,减少人为干扰,保障野生动物有一个自由生活的环境。”王磊说。

试点以来,成都科学整合范围内原有16个保护地及其管理机构,完成都江堰、彭州、崇州和大邑4个管护总站和28个管护站组建工作,构建“管理分局—管护总站—管护站”三级管理体系;采取日常巡护与联合巡护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区域、重点地段、重点部位和重点时间节点开展巡护,共开展日常巡护1633次,专项行动52次,切实加强范围内人为活动管控。

更多强有力的保护手段来了——成都专门为大熊猫国家公园设置了专业法庭,通过跨区

域集中管辖方式,充分发挥专业审判的优势,集中审理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所属都江堰、彭州、崇州、大邑四地环境资源案件,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多元共治机制,构建大熊猫国家公园相关司法保护共治新框架。

更多的科普教育也来了——片区内,共建自然教育基地12家,开发《大熊猫科研知识问答》《奇妙的鸟类》等自然教育手册,采取“线上线下联动”形式开展各类自然教育活动82场,逾62万人参与其中。

人类活动退出 自然美景回来了

“消失多年的小飞水瀑布又回来了!”望着眼前的哗哗水流,大熊猫国家公园大邑管护总站副站长曾泽军发出感慨。

这是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关停小水电带来的成效。今年9月底,成都大邑县开展了该县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内的水电退出

工作。一共有18家小水电并网线路被断开,14家小水电取水口被封堵。消失多年的小飞水瀑布、水柴溪瀑布与大飞水千年飞瀑的景观重现成都西岭雪山。

关闭小水电之前,曾泽军几乎已想不起曾经“小飞水瀑布”的样子。他回忆,这些电站基本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水电站引水蓄积后,小飞水瀑布的水越来越小,并渐渐消失不见了。伴随着小水电站的关停,山上一些消失的景观再现了:落差300多米的大飞水瀑布;落差150米,但宽度能达到60~70米的小飞水瀑布……曾经的涓涓细流变成了湍湍急流。

记者了解到,为夯实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本底,还原国家公园“原真性”,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管理分局制定了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36个小水电退出计划,9月底已有34个小水电退出公园。

退出的不仅是水电站。大熊猫国家公园回龙沟管护站站长张宣在20年间见证了许多变化:山里水电站、矿场、猎枪消失,保护区面积扩大了,生物种群也更丰富了。“以前打枪的多,很多动物都看不见了,现在野猪随时可以看见,黑熊也会下山来找吃的,在社区也能发现很多野生动物的痕迹。”

一批人也搬离了自己生活的土地,为大熊猫腾挪空间。按照“人退猫进”原则从核心区迁出原住民52人。退出核心区后,入口社区则通过融合熊猫保育、科普教育、文化展示、后勤保障、熊猫特色旅游等功能,带动经济发展及社区综合治理,实现共建共享和可持续发展。

早在2014年,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就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在都江堰市龙池镇虹口社区、飞虹社区等社区建立了

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小区,社区群众自发组成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小区巡逻队,参与到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保护建设中来。

接下来,成都还将继续探索原住民参与生态保护的利益协调机制,设置生态管护公益岗位、社区大熊猫栖息地保护联盟等,推动共建共享,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工修建洞穴 为动物繁育提供庇护

“有成效!看来它们已经完全适应洞穴了!”看着野生动物在人工洞穴内活动频繁的照片,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龙池管护站站长朱大海有些兴奋。

2020年大熊猫国家公园都江堰管护总站与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合作,开展了大熊猫野外产仔洞人工洞穴建设及后续红外相机监测项目。目前建成的6个人工洞穴,为大熊猫及其同域动物生存繁育提供了有效的庇护场所。

“从我们多年的监测来看,这个区域内很少有天然形成的岩洞,野生动物想在野外找到洞穴很难,包括树洞在野外都发现得很少。”朱大海说,基于这个情况,才想到通过人工辅助修建了一些野生动物的洞穴。

野生动物人工洞穴建设项目,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属于首创。尤其是在大雪覆盖的冬季,人工洞穴更是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庇护所。

近期,龙池管护站和科研保护科工作人员对人工洞穴红外相机进行了数据收集整理,发现近一年里,大熊猫、四川羚牛、川金丝猴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洞穴。

(据《成都日报》)

【上接 08 版】

99公益日中,慈善会系统除了发挥募款优势外,还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联合,进行优势互补。一直以来,公众对于社会工作机构认识尚浅,没有形成一定买方市场,大多由政府购买服务完成。但社会工作机构有着很强的项目执行能力,慈善会与社工服务机构一起,前者负责募款,后者负责执行,大家发挥各自优势。

《公益时报》:99公益日项目善款如何支出?

董颖生:善款使用与监督是至关重要的环节。筹集善款只是做了上篇文章,更重要的是必须做好善款使用这下一篇文章,这需要各级慈善会切实履责。第一,募款目标、支出去向,99公益日上线项目规则中已经明确,捐赠者也很清晰。按照慈善法要求,

慈善总会定期在网上公示项目执行情况。第二,河南省慈善总会专门成立由总会监事长领衔的“项目督导组”,将分组下基层督查善款执行情况。第三,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项目评估。2020年,省慈善总会就委托河南省凯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筹款百万元以上项目全部进行专项审核,包括善款申请、拨付、使用情况,确保善款用到慈善项目上,用到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上,让爱心网友放心满意。

《公益时报》:网络慈善逐渐成为未来慈善的主要方式,慈善会系统如何迎接这一机遇?

董颖生:网络慈善作为新时代慈善事业的创新之路,我们施行“两手抓”战略。一是线下募捐不放松;二是网络募捐常态化。下

一步,99公益日这个活动还要积极参与,但网络募捐并不仅限于99公益日这三天,而是形成长期化。在民政部指定的20家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上,我们与腾讯公益、支付宝公益、新浪微公益、轻松筹、水滴筹这些平台长期合作,注重日常网络募捐效果。

除99公益日之外,近三年来省慈善总会网络募捐超6亿元。7·20洪灾中,河南省慈善总会快速上线23个项目,网络募捐近4亿元。现阶段来看,网络募捐和线下募捐,前者已占有半壁河山,日后可能会超过线下募捐,趋势显现较为明显。

通过近几年参与99公益日活动和平时的网络募捐工作,我认为产生了三大效益:首先是政治效益。99公益日活动借助互联网平台,宣传慈善文化、倡导慈

善行为、普及慈善理念,走向人人公益、随手公益,进而有效提升人们的精神文明程度,这个效益比募捐效益更重要。其次是社会效益。99公益日活动发起的项目和筹集的善款都是用于扶贫、养老、助医、助学、困境儿童救助等,善款汇集为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发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活动的热情。最后是引领效益。省慈善总会协调联动各级慈善会和公益机构共同参与活动,很好地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切实发挥了引领、协调、指导作用。

今后要抓住机遇,巩固发展网络慈善,我们将持续抓好以下几个环节:认识到位是前提,争取支持是保障,动员培训是关键,精选项目是核心,形成合力是保证,用好善款是根本。

《公益时报》:99公益日是由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联合多家公益机构、企业等推出的一个公益活动,怎样看待该活动属性?

董颖生:首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慈善事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为人人公益、指尖公益、随手公益提供了便捷通道,这是科技发展至今的必然产物。其次,慈善事业服务于百姓,群众的爱心、善心被激发裂变,从2015年205万人次参加、募款额2亿多元,到今年6870万人次参与、募款额35亿多元,网络募捐恰逢其时,方兴未艾。最后,这催生了全民慈善意识,成为世界互联网募捐的中国样本。慈善法颁布后,99公益日逐步壮大,在第三次分配作用下,全民慈善新的春天已经来临。